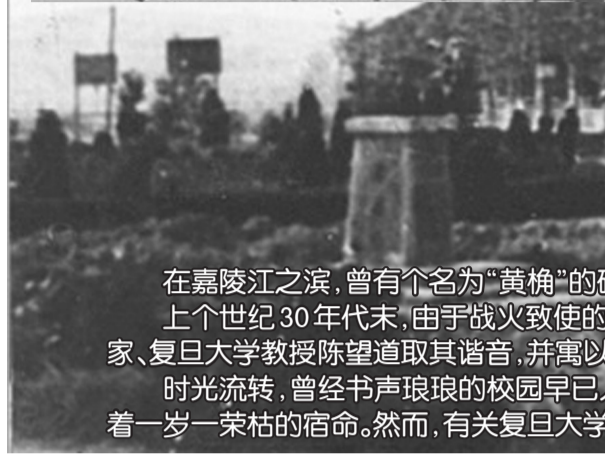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后,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。



复旦旧忆:在夏坝的那些日子

记者 卫庆秋 整理

乡坝上复兴的学术殿堂

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,国民党迁都重庆。因为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优良的发展基础,小城北碚被划为迁建区,接纳了大批学术机构和院校的迁移。1938年初,复旦大学几易校址,最终选择在有着千余亩平坝的北碚夏坝建校。

“现在的登辉堂其实都是在之后才建起来的,最开始,这里什么都没有,他们连教室都是借来的。”熟知这段历史的当地居民回忆说。

复旦迁来初期,师生大多借住在当地民众家中,当地民众相当支持复旦办学,不但借出黄桷小学教室和店堂堆栈,就连供奉河神的庙堂紫云宫也腾出来供学校使用。

但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来说,这样的规模着实不够。于是校方代表们请来当地名流与地主,开诚布公地与对方交换了意见。“国难当头,复旦要办学,我们自当尽绵薄之力。”到会的各界人士或是允诺捐赠土地,或是愿意租佃、征用。

1938年5月,复旦大学正式复校,当时的规模是4学院,16学系,后来又发展到5学院,增加到20多个学系,学生一度达到数千人。而那时的夏坝,没有公路,也没有电灯电话,仅有十来个向小商店和七零八落的民房,完全一副乡村小镇的模样。

1939年,复旦新校舍破土动工,第二年,根据校训命名的4栋学生宿舍舍建成。1942年,取自校长李登辉之名的办公楼“登辉堂”建成,复旦也由私立大学改为国立。

随后,越发壮大的复旦建起了自己的图书馆、科学馆、新宿舍。陈望道、周谷城、顾颉刚、洪深、曹禺、方令孺、叶圣陶、董第周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此执教育人,郭沫若、邵力子、翦伯赞、老舍、姚雪垠等中外学者也曾来校讲学或演讲。彼时破败的夏坝,俨然已成为了光耀一方的学术殿堂。

烛光中的新闻晚会

在复旦的众多学系中,新闻系可以说是最闪亮的一张金字招牌,也是吸引众多有志青年争相报考的热门科系。在当时的后方,也仅有复旦大学、燕京大学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开设了新闻系。

那时,复旦新闻系不仅拥有自己的新闻通讯社和油印报纸,还有每周六固定举行的新闻晚会。直到1944年,夏坝依然没有电灯,但新闻晚会却给那深沉的黑夜带来了光明。

新闻晚会是当时全校最受关注的盛会,甚至在当时的重庆报纸上也能见到相关报道。每周,同学们都会选出一位新的晚会主席,主席与教师们商议好当期晚会主题后就会约请发言人,张贴自制海报,布置好会场。待到周六夜晚的来临,同学们纷纷乘烛涌入会场,一场热闹的新闻晚会就此展开。

晚会主题多半围绕当时局势展开,当然,不仅有重大时事,学生们也谈文学艺术、青年修养,每次的主题都不同。学校倡导的“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”都在此得到清晰的体现。

大家作家姚雪垠所著的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甫一出版,他就参加了晚会,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创作历程;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也为

学生们讲解过漫画。每次晚会前,大家还会拿着油印的歌单学唱新歌,比如《快乐的人们》《在森林和原野》等中外歌曲,歌声划破寂静的夜空,感染着一方山水。

这样热闹的晚会在复旦总共举办了110多次,对众多学子来说,这是永生难忘的盛会。

端木蕻良与《嘉陵江上》

“那一天,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,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、家人和牛羊。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,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,一样的流水,一样的月亮,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……”这首类似歌曲咏叹调的歌曲人们并不陌生,这首名为《嘉陵江上》的歌曲是在1939年由正在复旦大学执教的端木蕻良所作。曲名即是创作地点,也就是在夏坝的嘉陵江边。

大作家端木蕻良原是东北人,来到重庆后,大后方相对平静的生活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,却也更激起了他对家乡的眷恋。一天,诗人方殷来探望端木蕻良,两人在言谈中提到时下传唱很广的思乡之曲。端木蕻良表示,希望能有一首能够激励人心的歌曲,来激发人们的斗志。方殷就建议:“既然如此,不如你来写一首激昂的词,我再谱曲。”

在那之后,端木蕻良每每行走在波涛汹涌的嘉陵江边,看着不远处生机勃勃的校园,与同样生机盎然的绿树青草,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鲜活而灵动,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力量与希望,再思及沦陷的家乡,他脑海中理想的诗句横空出世:“……我必须回去,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。我必须回去,从敌人的刺刀从里回去。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,放在我生长的地方。”

这首诗作后被转到音乐家贺绿汀手中,深受触动的贺绿汀在长江边获得了灵感,为它谱上了激荡的曲调,后来,这首歌曲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开来。而词曲之间所唱响的,便是复旦师生不可磨灭的爱国之情。

民主摇篮与斗争岁月

说起抗战时期北碚最著名的院校,必然是复旦大学无疑。抗日战争期间,复旦不仅有浓厚的学术氛围,还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氛围,是西南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,其所在地夏坝与沙坪坝、江津白沙坝一道,并称为重庆的“抗战文化三坝”。

1938年7月初,复旦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,民主风气在当时国内的高等学府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。复旦教授陈望道就曾对学生们打趣道:“3个新闻系,就我们学校才子多,只会‘吹牛’。”这个看似调侃的评语,其实是他对学生们的赞许。

在“抗战文化三坝”中,因为复旦身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都相对良好的北碚,具备了开展学生运动的优良条件,学

生们以建立同乡会、同学会,布置各种壁报,成立学术团体为契机,进步学生逐渐进入学校系会与学生会。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,以复旦为基地的全国性学生报纸《中国学生导报》出版发行了,一个跨校的青年革命组织“民主青年联盟”也诞生了。

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,即使是堪比“世外桃源”的复旦,也难免有特务、反动派等人物来校宣扬反动言论,屡屡打压进步学生。然而正是有着陈望道、张志让、周谷城、洪深、万家宝(曹禺)等一批进步教授的鼎力坚守,学校的进步势力才能保持坚毅不倒。

历史学教授周谷城曾痛击国民党政权,称“民主的潮流不是任何人、任何党派,甚至任何国家能阻挡的”;搞戏剧的洪深教授也曾在全校大会上慷慨陈词,抨击国民党政府,主张响应中共的号召;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在课堂上当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,传播进步思想……

复旦大学进步学生队伍中也涌现了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,在激烈的斗争中,他们或是经受了严酷的考验,或是将青春的热血挥洒在武装起义的战场上,或是牺牲在特务的血腥屠刀之下,他们把短暂的青春谱成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,成为复旦史上永恒闪光的丰碑。

最伤痛的离别

复旦在碚的8年时间,有过许许多多的生离与死别,其中最伤痛的死别有两件——即孙寒冰教授罹难与复旦覆舟事件。

1940年初,孙寒冰由港抵渝,时任学校教务长。彼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疯狂袭击之时,北碚就曾遭遇过多次轰炸,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5月27日。当时同在复旦任教的胡风先生用纸笔记录下惨剧发生的经过——当天中午,27架飞机呼啸而至,疯狂地投下百余枚炸弹,“炸弹就像带翅膀的飞鸟,纷纷向下降落,等我们听到轰隆的响声时,四面天空已乌黑一片,尘土飞扬。”

那次轰炸夺走了教务长孙寒冰的生命,汪兴楷、朱锡华、刘晚成等师生也在炮火中遇难,当时的朝阳镇(现朝阳街道一带)、黄桷镇(现东阳街道黄桷片区一带)两处共有101人伤亡。

孙寒冰罹难时年仅37岁,因为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投身爱国事业,并且勤于讲学,因而获得了各界人士的尊重与敬佩。他逝世后,复旦师生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,文化界众多名人士志士撰写了大量悼念文章,夏衍就曾曾在悼文中痛呼“一个勇敢地讲真的‘中国话’的人消失了!”

此后,孙寒冰便长眠在夏坝后山,守望着他深爱的校园。1944年,新落成的复旦科学馆以“寒冰科学馆”命名,作为永久

纪念。1987年末,孙寒冰墓被迁至登辉堂旁,新建了墓园,并保留至今。

孙寒冰与其他师生的罹难是令人遗憾而悲痛的,然而1945年的又一桩惨剧,再一次留给复旦人无限的伤痛。当时,连接夏坝与北碚城区的是一艘小小的渡船,船老板为了多赚钱,超载8人的小船常常超载。7月20日那天正值江水暴涨,小船竟也挤了30多人。在渡船靠近夏坝码头时不幸倾覆,船上所载之人全部掉落江中。此时,如施救及时,乘客们都能安然无恙,然而当时学校的管理者,同时也是经营渡船的老板陈昶德却不肯出手相救——陈昶德是反动组织“三青团”在北碚的头目,因为落水人中有进步青年,他便以“我的船都打烂了,还救什么人”为由,拒不施救。

熟悉水性的乘客挣扎着游上岸,不会水的11人则被汹涌无情的浪花吞没,其中就有东衣人、王先民和顾中原3名复旦学生。学生们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孙寒冰墓旁,但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结。追悼会后,全校师生强烈谴责陈昶德,并对事件的最终判决进行了不懈抗争……

复旦旧址现状

1945年8月15日,这是一个令全体国人难忘的日子—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捷报传至夏坝,师生们欣喜若狂,奔走相告。是夜,大家点燃灯笼与火炬,环校游行庆祝,狂欢三日方休。

赶走了侵略者,人们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脚步仍未停歇,师生们与特务的抗争仍在继续。第二年秋天,在碚复旦师生尽数东下返沪,复旦夏坝校址由留川的校友创办了相辉学院,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……

时至今日,复旦大学旧址依然坚守在嘉陵江之滨。登辉堂、寒水墓、校址纪念碑……真实还原历史的每一件珍贵遗迹都历历在目,历久弥新。来来往往的当地居民、远道而来的老校友,在看到登辉堂那古朴的黄墙灰瓦、笔直矗立的石碑后也不禁感慨万分,进而怀念起80年前那段峥嵘岁月。

复旦精神不灭,而拥有这一伟大精神遗产、历史文化遗产的北碚,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这笔财产传承给子孙后代,让它们继续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闪光。近年来,我区对复旦大学北碚旧址的保护利用高度重视:2005年,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,对复旦大学北碚旧址进行了保护修缮;2010年复旦105周年校庆之际,登辉堂挂牌“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”并对外开放;2012年,登辉堂再次进行保护修缮,展陈提档升级,成为复旦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北碚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前路漫漫,我们不断前行,对那段记忆的挖掘与保护也将永不停歇……

本组图片由区博物馆提供

校史专家和校友、师生代表共叙 复旦与重庆血浓于水之情



复旦大学校史专家杨家润在座谈会上发言。

10月19日,复旦大学纪念抗战内迁80周年座谈会上,复旦大学校史专家杨家润,重庆复旦中学党委书记、校长胡渝江,复旦大学在渝校友代表,复旦大学师生代表就复旦大学在碚校史,复旦大学北碚旧址修缮保护,如何弘扬复旦精神、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等踊跃发言,讲述复旦大学与重庆这座城市血浓于水的关系。

破土兴业,于夏坝鸠工起屋

复旦大学校史专家 杨家润

重庆夏日酷热,秋冬多雾,而嘉陵江边的夏坝却是冬暖夏凉、春温秋爽,四季宜人。于是学校选定东阳镇(现东阳街道)夏坝为校址,在这里破土兴业,鸠工起屋。在夏坝征地建校时,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,或无偿捐赠土地,或以半价出让,整个过程十分顺利。不久,一个清新整洁的校园就出现在嘉陵江边。

据夏坝校史资料记载,夏坝沿江铺有通衢大道,夹道梧桐成荫。独立牌坊式校门之内,以登辉堂为基准,图书馆、寒水馆、新闻馆、青年馆等一字排开,皆坐东朝西,面向嘉陵江,4幢教室、4幢女生宿舍、6幢男生宿舍、一座食堂、6幢教授宿舍……在抗战艰难时期,短时间内建成这样一座规模的大学,可谓是十分罕见的奇迹了。

弘扬复旦精神,不辱“复旦”二字

重庆复旦中学党委书记、校长 胡渝江

1935年,部分复旦大学重庆籍毕业生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和光大复旦的愿望,在菜园坝原重庆大学校舍,创办了重庆复旦中学,沿用复旦大学的校训、校徽、校歌。复旦中学一度更名为“第12中学”。1995年,在复旦大学“西南服务团”校友们的努力和复旦大学的支

持下,学校恢复“重庆复旦中学”校名。进入21世纪,复旦中学与复旦大学联系日益紧密。重庆复旦人将传承“团结、服务、牺牲”的复旦精神和爱国奉献传统作为自己的使命。未来的重庆复旦中学,将继续秉承复旦校训,弘扬复旦精神,不辱“复旦”二字!

复旦与重庆血浓于水

重庆复旦大学校友会会长 陈聪

复旦有8年多时间在重庆办学。复旦由私立而公立,也是在重庆。这铸就了复旦与重庆之间血浓于水的关系。抗战期间西迁重庆的学校有数十所,但只有复旦大学旧址被列为重庆市市级文

物保护单位,这也说明抗战前复旦在重庆就有良好的口碑。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,复旦在重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不仅为大后方建设输送了大量实用人才,也是中共南方局重要的活动阵地。

复旦精神融入人生血脉

复旦大学2018级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薪吉

7年复旦求学生涯,复旦教会我的不只是专业知识,“团结、服务、牺牲”的复旦精神更是融入了我的人生血脉。复

旦北碚旧址对于每一个复旦学子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教育资源,能够帮助其进一步树立爱国荣校、科研报国志向。

复旦精神伴随我一路成长

复旦大学校友 李正军

能够在复旦学习是我的幸运,我庆幸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,这样的时代是前辈先烈们浴血拼杀出来的结果,我们应该珍惜、铭记、感恩。

离开复旦这么多年,对于校训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”与校歌“学术独

立、思想自由”,我至今仍铭记在心。作为选调生,刚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街道工作,面对复杂工作和社会现象,有时也难免有迷茫和不知所措之感,但是复旦精神伴随着我一路成长。

记者 曾晓隆 文/图

图书《烽火中的复旦》在碚首发



复旦大学档案馆向区博物馆赠书。

本报讯(记者 曾晓隆 文/图)10月19日,图书《烽火中的复旦》在碚首发,复旦大学档案馆向区博物馆、重庆复旦中学赠送了一批珍贵书籍。

据悉,该书由丁士华、杨家润、陈启明、柳浪编著,分为“西迁之路坚持办学”“救亡护校三不主义”“地火奔突浴血抗日”“弦歌不辍名师云集”“共庆胜利重聚江湾”五个篇章。全书26.5万余字,讲述了抗战爆发后,复旦大学部分师生辗转迁至重庆北碚,在嘉陵江畔建成战时校园,成为大后方的文化

重镇和“夏坝延安”;滞留上海的师生,组成“上海补习部”,坚持“三不主义”,维护民族气节,救亡护校;上海医学院师生在战时积极参加前线救护和伤员医院工作。8年间,复旦和上医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输送大批革命志士,为祖国建设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事迹。

此外,图书后半部分还刊有附录,收录了抗战时期复旦师生旧文选萃、抗日英烈小传、抗战时期教员名录、学科图谱等,可供读者查询参阅。

修缮一新的复旦大学北碚旧址。